

CON 南王

南王 前沿书系 02
CON BOOK SERIES

汪建辉著

人间的思路

一本三十年后仍值得一读的随笔

一本值得你看上三遍的小说

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路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南王前沿书系 02

人间的思路

汪建辉 /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汪 润

·南王前沿书系 02·

人间的思路

汪建晖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 3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仪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4 字数 250 千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0-04333-3/I·675

定价：24.80 元

目 录

人间的思路	3
人间的道路	153
可能的叙述	(蒋浩)331

朝向经典

——《南王前沿书系》总序

南王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一泽

我们的前沿，并非是大文化背景下的前沿，而是本书系在已形成完整风格的前提下所做的探索——那只因探索而伸出去的触角就是我们的前沿。

不断地努力、求新，给读者送去能够使人耳目一新的书籍，就是前沿书系的目的。那些激昂的、沉静的、思辨的、回忆的文字，就像是夏日街头新潮的女性，她虽然会吸引来众多的目光，但总是褒贬不一的。我们无法统一大众的思想，但我们可以统一大众的目光——虽然我们极希望大家喜欢“南王前沿书系”，并希望像那个时髦女郎身上穿着的动人衣饰一样，明年乃至以后也继续流行下去，一直到永远。

那就是经典了。我们决不否认我们朝着经典努力的信念，但我们也相信经典必须经由流行开始她漫长的岁月旅行。因此，我们把这套丛书交给读者，让她在人群及时间中经历其“经典”的历程；活着还是死去，留给历史去做评断。

1998年8月于成都



活着与死去的叙述

人间的思路



正 言

“有的人活着，有的人却已经死去”，这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话。记得我与一个朋友在一座塔上，这位朋友对我说，前几天她的一个同学就从这塔上跳下去，死了。接着她说，只有我们还在无可奈何地活着。是的，活着的人是因为他无法自己决定去死，只有等待天意的、自然的死亡。那天，在塔上，我也想跳下去，追逐死者的足迹。可是，我不能，因为我怕死。大多数人的死，是不得不死。是死神已至。而自杀者的死则是骑在了死神的脖子上，想驾驭它。于是，死神便不得不杀死他。人是不能与神对抗的，首先力量太悬殊，其次不是在一个位格上。这里，我并不是赞美死神或讨好死神，而只是想为路思说几句公道话：路思不应该死，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他只有选择死。否则，他将背叛他自己。因此，自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终结，而是一种生存态度的终结。我不赞成自杀，但我更不赞成以“活着”来换取“另外”的一种生存形式。

又 言

大凡对自杀者的死，人们有两种理解：一曰活得太累；又曰快乐的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了。对以上两者我都不敢肯定，也不敢否定。我只能说他们死得总有原因。只要在死字前面加上一个字，如吊死、溺死、战死、病死、饿死……那么，死就必然有其原因。有了原因，我们就有了对任何事件追逆上去的理由。因此有人论证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就是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因——也就是神。

由于有了神来作主导，人就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了，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了。人因之成为了人。那么，人是否就是这样——被神决定了呢？不是，人并不是只与神发生因果关系，而又与周围的一切，如：环境、历史、社会、时间发生因果关系。因果关系紧密联系相互作用，所有的这些因素决定着人的现实。

从广义上来说，宇宙中的人只有一个，虽然每一个人与其他人都互相联系相互作用。但这些关联的作用比起整个宇宙的因素关系来说是很渺小的，它并不能使人产生“质”的变化（只能是人类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悲欢而已）。这就是人类的每一个民族，都不约而同地去崇拜“神”的原因。如果没有神，不受限制的人类是不可想像的；如果说神是人造的，那么人应该为这个创造而感到庆幸。反过

来说，神是否一定要有一个定义吗？神是什么？我想：只要是使人成之为人的原因，那么，它就是神。

下面再作一点说明：

由于有了站在高处的神，整个宇宙的因果就始终呈“上升”趋势，人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。神的位格越高，人的发展就越高。

再 言

说的还是“死”，死是每一个人的必然归宿。死是每一个生命与自然世界的因素原因的终结。了解了死就能够了解生命与世界的关系。

侍女的死是人与自然的因果原因；

少女的死是人与人的因果原因；

路思的死是人与神的因果原因。

以上所有这些形成了人与宇宙的因果原因。有生就有死，反过来有死也就会有生。如果只死不生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剩下的东西了；如果只生不死，那么这个世界又是拥挤不堪的。因为生，才有了能够产生“生”的原因——婚姻。路德的婚姻（包括一切婚姻）就是为了给人类创造出具体的能够成为人的人。要想使某物成为某物，就首先必须具备有成为某物的条件。凡是有思想的生命总会把注意力放在“我为什么为我？”的上面，由此人类便不断地发展前进着。人类的发展需要思想，需要仅仅是为了思想的思想者，因此我为路思的死感到悲哀。一个容不下思想的时代，是一个毫无希望可言的时代。就像一潭水，没有源流，等待着它的就是腐臭、变质、干涸。

第一卷

人类之足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，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与人生以满足者已属罕有。

——林语堂《吾国与吾民》

如果没文化，树是否是树？

我眼中的树是否是树？我思中的树是否是树？

过去的树是否是现在的树？自然的树是否是眼中的树、思中的树？

我不止一次地站在树下，望着那丰收的动人场景：路思，路思。你在树下坐着望着在中午炎炎的烈日下收割稻子的路德；路德，路德。弓腰注视着手中的刀镰，手中的刀镰席卷着握中的禾秆。

那个四月的早晨，我乘坐在一列火车上，火车越开天空越亮，这使我认定我们是在一直走向光明。天空明亮的闪烁，大地如一块巨大的布裹在地球的身上，油菜花像是地球衣服上的新的补丁；补丁胜过了原初的本色。路思坐

在树下思考着关于人的哲学：“思想占领并替代了自然的本身”。那个九月的早晨，我乘坐在一列火车上，这巨大的长龙将我迅速带向同一历史的不同地方，我在这一历史时期作着横向的移动。

时间的作用不断增强；我看时间的质量不断加大；我看时间从天上沉降下来铺散在原野上——原野的稻田里，稻穗沉重地摇摆、点头，路德在田中挥镰席卷着握中的禾秆。

⑩

一棵巨树在靠近车窗的地方闪过——倒下。列车飞驰在原野上，我的思想中便倒着一棵树，枝叶茂盛的枝蔓在脑中沙沙响动，在树中做窝的小鸟惊飞起撞击着脑壁。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时代。不久后叶子腐了，思想里弥漫着一股霉烂的气味，使人们进入我的思想里时像是进入了一个林深树茂的峡谷。就像是深秋林深树繁的峡谷，树叶落了，秋雨停了，腐烂的植物散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气味。空气的浓度里骤然间飘浮了许多落叶的精气；它们悲壮地死去，而后又悄然而至，重新生出绿芽永远地轮回着。不久后，在我霉烂的思想中、在朽腐了的落叶上生发出了一颗绿芽，这绿芽依靠有机肥以令人不敢相信的速度长大，像高速行驶的列车，幼芽长成的树高高地矗立在思想中。思想像一棵树自下而上开始分枝，它既不是单一的不变，又不是全面的混乱；思想同出一源，只要你顺着枝蔓往下搜寻，那么你一定会触到那个引发出思想根源的头脑。那个六月的晚上，我乘坐在火车上望着飞速掠过的星云，顺着枝蔓往下搜寻，我触到了越来越深厚的、越来越博大的、越来越令人颤栗的思想的源泉。那个晚上我抚摸到了坐在树下的路思的额头。

路思从沉思冥想中醒来，睁开充满了智慧的眼睛，告

诉了我一个关于本体论的思考。

路德停下镰刀直起腰，擦一把汗望着天空飘过的白云，站成一棵树的形象。

此时，人即是树，树即是人；思中有树，树中有思。
原野上，一阵风沙遮盖了眼中的一切。



这是一个树的时代。

每一个时代都是树的时代。

树人。树木。树立。树德。树新风，树榜样。

没有树的年代就没有思、没有思的年代树仅仅是自然中的站在路口、山脚下、田里的树。在没有想的年代树仅能是自然的树。只有自然的生命，而没有站在一边怀疑地看着它的人。

树的意义首先在思中。使树成为材的也是思。

三月的一天，春雨从天而降。大地上闪烁着感情的鲜花，这人类赋予了生命的鲜花盛开在所有有鲜花盛开的地方。

啊，路德你在太阳下山时，踏着夕阳收工回家。鲜花在你的身边慢慢地暗淡……

最后看不见了。

黑夜降临，所有的目光都变得浅显无力。

花儿依旧存在于自然中，花儿与人类的沟通却消失了。黑暗中花仅仅是花，自然之花。

啊，路德，你在太阳升起时，迎着太阳出工，鲜花喷放出沁人的清香在空气中荡漾，形成一条无形无色却有味的纱巾。这条纱巾在空间中，在气体中，在思中存在。

无形却有形，有形却无形；无形有形都飘荡出纱巾带的形象。

我想起了空气，空气是由微小的元素组成。万物行走在空气中是因为空气的博大，质轻。“坚硬的切入柔软的，柔软的包容坚硬的”，万物的规律均在这里：锯子切入木头，枪弹钻入肉体；犹如人行走在空气中。

万物因空间、空气的媒介皆为一体。地球上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：人。我是你，你是他，他是我；宇宙统一，万物和谐。

我们要去寻找到那个使宇宙统一的东西——即那一种质——媒体。所有的岛都有海水为媒，所有的星辰都有宇宙空间为媒。那么人呢？所有的人呢？基督徒有上帝，佛教徒有佛祖，穆斯林教徒有真主。那么其他人呢？他们是否被弃者吗？还有这些教会之间的媒体呢？宗教必定要相互冲突吗？

必定要相互残杀吗？或者拒绝互相往来？而事实上他们又是同在一蓝天下。

路思你坐在村口的那棵树下，望着天空中光芒的太阳，太阳行走着来到树的顶端，阳光被树遮住了，路思你走出太阳的阴影仰望着天空。那个古老的日子，那个古老的历史，那个从古老中走来的人间的思路都被太阳看在眼里。太阳是唯一的、永恒的见证人。路思、你站在树下，要将太阳缄默千万年的嘴打开。

路思你站在路口，望着光芒的太阳。



你也许可以封闭我的嘴，但没有人能够禁止我的思。

在开始有思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思路；在有人开始思思的时候便有了人间的思路。

自然的一切都本来存在，人间的思想使存在脱离于本质，并高于本质；人间的思想使存在分裂为自觉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。

哦，路思、路德你们在宇宙中站立、生存。路思望着远去的列车，思想也向前滚滚而去形成并留下了一条思路。路德望着远去的列车继续挥动着镰刀收割，形成并留下了一道生路——仅仅是为了生活的劳动。

那么多的动物在劳动，为什么老鼠没有文化，蚂蚁没有文化，鱼没有文化，鸟也没有文化。文化来自于思，来自于那个能思的头脑。

为什么人能思？为什么只有人能思？是人的思创造了上帝，还是上帝创造了人的思？这永远寻找不到答案。

路思行走在自然实体之外、之前。思之为思、思只为思。

那一个雨后的黄昏幸福突然从上天降临。温馨照耀着大地——阳光从天顶倾泻而下。

是谁赋予了阳光以明媚之情，是谁在阳光下舒展思之情翼。

是有思之人，是思思之人。街道上积满了人群，公园